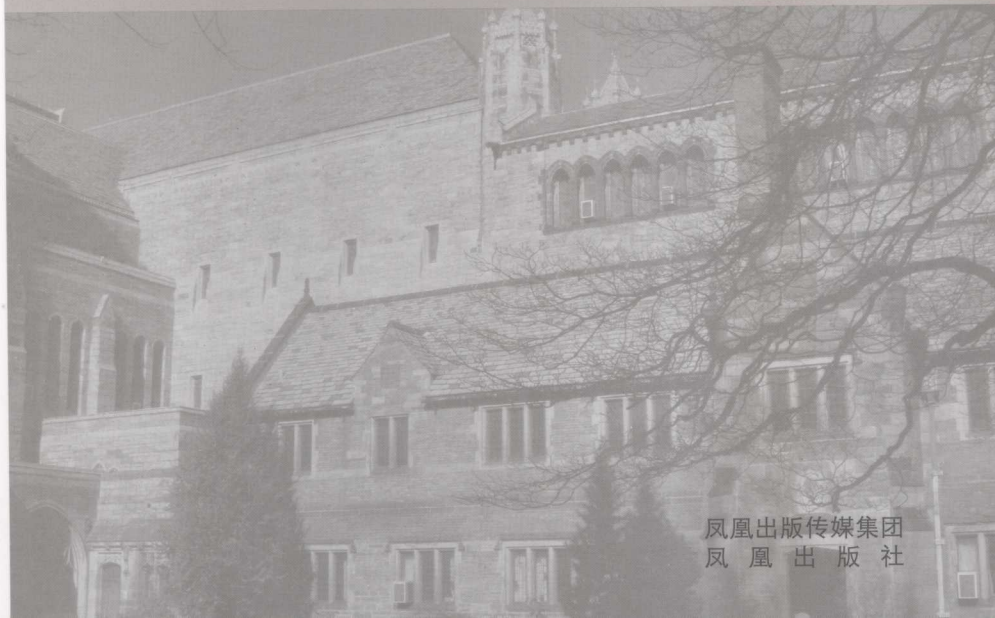


亲历耶鲁



孙康宜 著

Kang-I Sun C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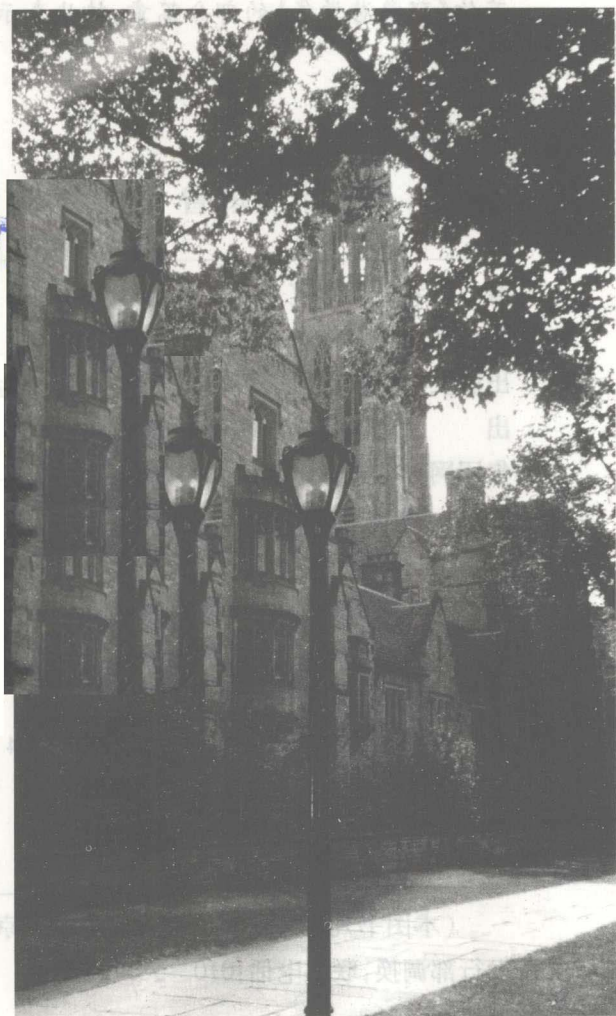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亲历耶鲁

孙康宜 著

Kang-I-sun Chang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历耶鲁/孙康宜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80729-405-4

I. 亲… II. 孙… III. 耶鲁大学—概况 IV. G649.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7630 号

本书由中国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其出版、孙康宜著作《耶鲁潜学集》的部分篇章,特此表示感谢!

书 名 亲历耶鲁

著 者 孙康宜

责任编辑 申作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通州区张家湾镇三间房甲 6 号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405-4

定 价 29.00 元

(本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或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发行部调换,联系电话:010—58572106)

序 言

这本随笔集大都有关我在耶鲁大学教学和生活的故事。我在耶鲁教书已有 27 年之久。回忆 1982 年刚抵达校园的第一天,我的耶鲁同事傅汉思 (Hans H. Frankel) 教授就送我一本诗人贺兰德的新著《诗律的理念》(*Rhyme's Reason*, 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那本书很有启发性,它教导读者如何把内心的思想和情感用“诗”的方式表示出来,而最富于诗意的情境就是一种“自我描述”(self-description)。后来我认识了贺兰德(他是耶鲁英文系的教授),彼此成为经常讨论诗歌的朋友,而且还同住在一个名叫“木桥”(Woodbridge)的乡村里。他给我的影响很大,使我深刻体会到,宁静与省思乃是个人生命中的最佳补药。

对我来说,生活中每一刻的思考都是一种享受。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曾说:“真正的幸福是不能描写的,它只能体会,体会得越深就越难加以描写。”但我却喜欢沉陷在描写的乐趣中,喜欢试图捕捉那偶然超越了现实局限性的诗的境界。耶鲁的校园很美,正好让我能享有思考的空间。我最喜欢独自坐在校园里的石台阶上,一面通过四周的宁静来打开我的心灵空间,一面思想那种独处的丰富感。我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样的“上下文”中写出来的。

然而,本书所有的篇章都是在我的“潜学斋”里写成的。这个书斋原是多年前父亲为我命名的,不论我住到何处,不论房子大小,我的书房都叫“潜学斋”。如今双亲均已过世,让我更加珍惜父亲为我所写的“潜学斋”遗墨。尤其是,父亲在“潜学斋”三字下的附言“康宜敦品励学”令我终生难忘。我必须继续努力修养自己、不断学习、不断积累人生的阅历,才不致辜负我父母的期望。

本书能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申作宏先生,是他的热心和执著才使其及早实现。我也要感谢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行人廖志峰先生,经他授权使用了我前些年出版的《耶鲁潜学集》中的不少篇章。同时,我的好友苏炜和康正果两位先生也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

最后我要向我的丈夫张钦次(C. C. Chang)表示最大的敬意。他为这本书付出了许多时间和心力,还为我搜集各种资料、帮助拍照、解决电脑问题等,所以我必须向他献上感谢。

孙康宜

于耶鲁大学

2009 年 1 月 12 日

目 录

序 言	(1)
-----------	-------

一、耶鲁印象：人·事·思

耶鲁诗人贺兰德	(2)
墨西哥诗人帕斯与耶鲁的一段因缘	(7)
寻找隐喻	
——普罗恩和他的器物文化观	(11)
人权的维护者	
——戴维斯和他的西方奴隶史	(16)
纳博科夫专家	
——亚历山大洛夫和他的新发现	(22)
俄国形式主义专家	
——艾里克和他的诗学研究	(27)
混血华裔的寻根文化	
——评介耶鲁女校友刘爱美	(32)
有缘千里来相会	
——记英若诚来访耶鲁	(36)
语讹默固好	
——简论施蛰存评唐诗	(39)
美文与荔枝	(42)
从周策纵谈周邦彦说起	(46)
记白先勇来耶鲁放映《最后的贵族》	(49)
梦与神游	
——重读《红楼梦》后四十回	(54)

“道”在何处?	(57)
耶鲁大学女副校牧的故事	(60)
《花花公子》的常春藤盟校风波	(64)
永恒的座椅	
——是选校长还是选总统?	(66)
春到耶鲁万事新, 选出校长人称奇	(69)
经营的头脑	
——耶鲁校长雷文和他的治学与治校	(71)
北大和耶鲁的人文教育	
——写在北大 110 周年前夕	(77)

二、校园漫谈: 忆·录·论

在美国听明朝时代曲	
——记纽约明轩《金瓶梅》唱曲大会	(82)
张充和与纽约海外昆曲社	(89)
沈从文的礼物	(92)
谈隐地的“游”	(98)
女诗人的窗口	(104)
诗人希尼的“挖掘”美学	(109)
施蛰存对付灾难的人生态度	(112)
听觉之奇妙	
——作者斯帖理的执著	(116)
词的向往	
——话说词家唐圭璋	(119)
一位美国汉学家的中西建筑史观	(122)
“梦露邮票”的文化意义	(126)
新的选择	
——我看今日美国女权主义	(128)
“政治正确性”的不正确言论	(131)
日本文学怀古	(135)
重感情者的负担	(140)
爱情里的“苦”与“贪”	(142)

情感的遗迹	(144)
渴 望	(146)
废 墟	(147)
“爱”的毕业典礼	(150)
极短篇七则	(153)
随想录多则	(157)

三、书斋感悟：书·影·评

轰动欧美文坛的《性形象》

——介绍一部轰动欧美文坛的近著	(162)
-----------------------	-------

佩格利亚的堕落	(166)
---------------	-------

批评家的使命	(168)
--------------	-------

永远的“桂枝香”

——重看白先勇的《游园惊梦》	(171)
----------------------	-------

我看江青自传	(174)
--------------	-------

柯慈小说中的老女人和老男人	(179)
---------------------	-------

关于老妇/少夫的“杜拉斯”现象	(182)
-----------------------	-------

今日喜剧时代的爱情观	(190)
------------------	-------

海德格尔的情人汉娜·阿伦特	(193)
---------------------	-------

今夏，你看过“冬天”没？	(197)
--------------------	-------

《霸王别姬》里的情痴	(200)
------------------	-------

当代美国文化与《纯真年代》	(202)
---------------------	-------

一个女导演的杰作：《钢琴课》	(205)
----------------------	-------

何谓男性“自我认同”的危机？	(208)
----------------------	-------

“末恋”的风行意义	(212)
-----------------	-------

灵魂伴侣

——从美国电影《廊桥遗梦》说起	(215)
-----------------------	-------

贝多芬的“永远的爱人”	(219)
-------------------	-------

杀人祭的启示

——看电影 <i>Apocalypto</i> 有感	(221)
----------------------------------	-------

“奇迹”

——小猪和蜘蛛	(225)
---------------	-------

战争的代价

——谈电影《来自硫磺岛的信件》..... (227)

与芦苇谈《图雅的婚事》..... (230)

情报人员的命运:

——谈电影《特务风云》中美国的 CIA (234)

四、附录·访谈

孙康宜:唯一能够让我走出阴影的方法就是读书..... (240)

从耶鲁看美国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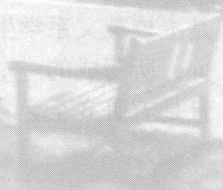
——孙康宜教授访谈录..... (251)

跨越中西文学的边界

——孙康宜教授访谈录..... (261)

耶鲁大学图书馆

一、耶鲁印象：人·事·思



耶鲁诗人贺兰德

读贺兰德的诗，给我一种“玉阶生白露”的美感，……尤其是诗集中屡次出现的海浪意象，使人觉得生命虽有尽，宇宙却无止境。

1982年耶鲁同事傅汉思（Hans H. Frankel）赠我的那本《诗律的理念》（*Rhyme's Reason*）十分宝贵。那本书的作者是约翰·贺兰德（John Hollander），是耶鲁大学英文系的教授，也是有名的“嘉马地讲座教授”（此一名誉教职乃是嘉马地校长逝世后，校友捐款为纪念他而设的）。

就在那年贺兰德的小书突然又唤起我想写英文诗的夙愿。原来，自从1973年在诗人倪莫罗夫（Howard Nemerov）写作班上学写英文诗以后，便因攻读学位的关系，渐渐地远离了诗作的旨趣。但一到耶鲁，诗的创作欲顿时复萌，实与熟读《诗律的理念》息息相关。在诗歌创作领域中，自己早已觉得像个干枯的果核，多年来处于一种“沙漠”的状态。没想到就因为一本小书，又流出了甘泉。故一时技痒，便又开始了写英文诗的习惯，无形中这些年在耶鲁的岁月，就成了我个人心路历程中“诗的年代”。

Yale's John Hollander shares prestigious Bollingen Prize

John Hollander, a member of Yale's faculty for fifteen years, and Anthony E. Huda, of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have been named as winners of the Bollingen Prize in Poetry, presented biennially by the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The Bollingen Prize,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literary awards, is given to one or more living American poets for the best collection published in the two preceding years or for a body of poetry written over several years.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including poets Marjorie Perloff, Robert Fitzgerald, and James Merrill, chose Hollander and Huda for their work over several years. The judges credited them with distinctive poetic diction, "passion, erudition and charm," and said that both are "masters of form and atmosphere, both have made of poetry a high vo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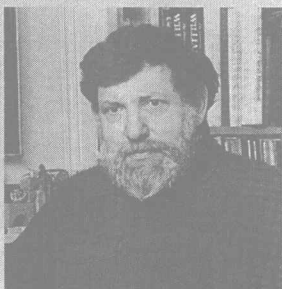
Hollander,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Yale, and Huda, John H. Dotson Professor of Classics and Poetry at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are old friends who were born in New York City, studi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t about the same time, and published together a book of light verse in double dactyl (*Utopia-Fantasy*, Atheneum, 1967).

Hollander earned his B.A. at Co-

lumbia in 1950 and his Ph.D. from Indiana University in 1955, the year he first joined the Yale faculty. In 1964 he went to Hunter College but returned to Yale in 1977 on his appointment as a full professor. On his second tour at Yale, he undertook the revision of the "Thirty Theses" course, which is still being taught.

Hollander has published fourteen volumes of poetry, including the most recent, *Spurred Exclamations* (1978), and *Blue Wave* (1979), and has a new book, *Powers of Thirteen*, scheduled for publication this spring. He is also author and editor of various monographs and books of criticism and won the Miss P. Shugart Award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last year for his book *Rhyme's Reason: A Guide to English Verse* (Yale University Press).

Huda earned his B.A. at Bard College in 1948 and his M.A. from Columbia in 1955. He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English faculty at Rochester since 1967. This year he is on leave to serve as Consultant in Poetry in English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e has published eight volumes of poetry, including the Pulitzer Prize-winning *The Hard Heart* (1968), and his most recent, *Veronica's Vespers* (1979). □



Hollan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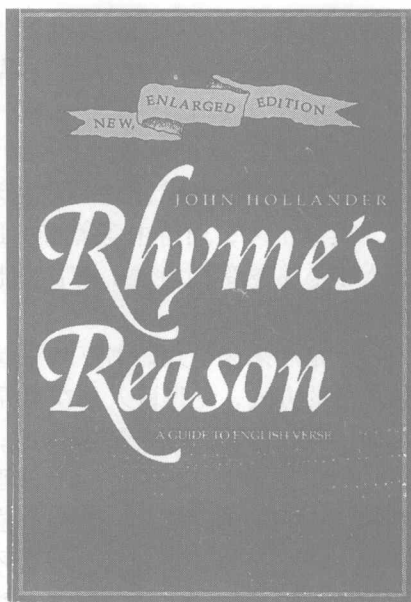
3

贺兰德是美国有名的诗人兼评论家，他经常得奖。

其实许多耶鲁同事及学生都把贺兰德的《诗律的理念》当做写诗、读诗的活水泉源。多年来（自从1981年该书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发行以来）该书一直是本校英文系学生的必读教科书。主要因为该书是诗人本身经过长久写诗之锻炼，所写成的一本“写诗入门”的结晶著作。就因为它是一本“小”书，而且是五脏齐全，才更能给人一种写诗的盼望。它是一粒诗的种子，时时能带给

人无限启示。

我常常对学生说，贺兰德的书（以及他的教学方式）代表一种诗歌创作的ABC——A代表 appetite（写诗读诗的“欲望”），B代表 belief（对诗作的“信仰”），C代表 craft（写诗必备之“技巧”）。而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能做到合乎ABC的标准，这点我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同样的看法。从前熟读《诺顿当代诗选》时，就发现在所有“年轻”一代的美国诗人中，贺兰德（1929年出生）算是最看重诗的格式与心灵合一的诗人了。他对美丽文字的向往使他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形式主义诗人”，但他对心灵的探索又使他超越了形式主义的桎梏。我常举那首有名的《七月九日》诗来说明贺兰德的诗歌境界，因为那首诗展现了人类心灵与外在世界的混合交融，并阐明二者之所以能交融合一，乃是因为人的作为即是言辞，言辞即是作为。



贺兰德的名著《诗律的理念》

这种对“人的言辞”之信仰其实就是诗的精神，也就是耶鲁的精神。在文学理论界中，人人都知道理论风潮常从耶鲁大学开始，例如20世纪40年代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所倡导的“新批评主义”，以及70年代以来德曼（Paul de Man）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主持的“解构学派”都以耶鲁英文系及比较文学系为发源地。这种理论风潮的注重自然有助于（或有害于）耶鲁的名声，但也因此使人忘记耶鲁的精神泉源所在，那就是，一种崇拜诗人的传统，一种从有限的生命去探求无限意义的文学传统。例如，解构学派名家之一布鲁姆（Harold Bloom）教授，在1993年并不开文学理论课程，却只开了一门“20世纪诗人”的课，所讨论的重点共有12位诗人，其中一位就是耶鲁同事贺兰德。

我觉得布鲁姆在1993年来教贺兰德的诗是有其深意的。对贺兰德来说，1993年是极不寻常的，因为他的《选集》（*Selected Poetry*）及《近著总集》（*Tesserae and Other Poems*）恰好都于该年春季出版。不知怎的，该年64岁的诗人似乎突然有“概括”自己艺术生命的欲望。这一点，有几篇书评也提到过。有趣的是，旧作《选集》及《近著总集》同时出版，自然会激发读者的“比较癖”（或“考古癖”），会使人想去比较诗人旧作与新作体裁及思想方面有何

不同。首先，旧作《选集》包括1984年以前的作品，而《近著总集》则收集此后八九年的作品。比较一下，我个人认为诗人的新作 *Tesserae*（《骰子》）在形式及内容方面均有许多的创新。从前贺兰德以写长诗著称，而且内容涉及欧洲文学典故，给人的印象是一种“史诗”似的抒情。但新诗集 *Tesserae* 却以“四行诗”串联而成，整个联章看来使人想起波斯诗人 Omar Khayyam 的体裁，典故不多，而诗中意境有如透明的玻璃杯，另有一种温柔平静之美。我个人很欣赏这部新诗集。有次在校园内碰到贺兰德时，就特别告诉他我的读后感受。

但是后来读了几篇书评才知道，美国读者似乎不太喜欢“四行诗”那种短诗串联的方式，觉得诗人是在卖弄新技巧。我看了这些书评以后，对于这种观点颇感到惊奇，我想主要原因是，美国一般读者还是习惯于“叙述”性的长诗，即有首有尾、有特定方向的延续性长诗。而对于有“东方”味道的“短诗串联”方式却觉得缺乏连续性，总觉得没头没尾、模糊不清。相反地，以一个中国人来看贺兰德的新诗，我却不受这种文学格式的制约，也因此能够欣赏那种类似“绝句体”的词章。读贺兰德的 *Tesserae* 给我一种“玉阶生白露”的美感，也有一种“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惆怅，更有一种“空山不见人”的超然。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 *Tesserae* 诗集的主题是诗人接近晚年对生命的领悟，以及一种孤独沉静的体味。*Tesserae* 这个字的本意是“骰子”，可能象征人生旅程有如玩骰子一般，像在虚空中找寻答案。我最欣赏的是诗集中屡次出现的海浪意象，使人觉得生命虽有尽，宇宙却无止尽。以下是 *Tesserae* 主题诗的第四首及第五首：

第四首

年少 午后时刻 我曾自由徜徉于
秘密的角落 那一向梦想逃脱之处
如今我成了晨曦老人 你看见
我安静坐在浪涛汹涌的海边

第五首

溪流的旋律 可曾
对温柔的河岸咆哮过？——奇怪
的是 大海正无休止地聆听
听那雷声打在静谧的海岸上

这样的诗是极富象征意味的，表面上是描写诗人在烟波浩荡中静静地看

海，但另一方面诗又象征生命的神秘。这种海浪意象令我想起《圣经》里大卫的“诗篇”，因为大卫的诗歌也是充满了海洋浪涛的描写，只是诗的写法不同。为了做一比较，我现在从“诗篇”中举出两个例子（故意抽出“四行”片断，以配合贺兰德的诗体）：

(1)

你的瀑布发声 深渊与深渊响应
 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
 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
 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
 （“诗篇”，42：7—8）

(2)

所以我们不会害怕——即使大地改变
 即使山摇动直到海心
 即使其中的水匍匐翻腾
 即使山因海涨而颤抖
 （“诗篇”，46：2—3）

与贺兰德的诗一样，大卫的诗也是象征性的——因为二者都用波浪洪涛来象征生命里的危机。不同的是，大卫写诗采用的是“直言无隐”的方式，用英文来说是一种 explicit meaning 的修辞方式。而贺兰德因受近代象征主义的影响，采用的是一种 implicit meaning 的修辞法（因此贺兰德喜欢用朦胧的夜景或雾似的冬景来间接阐释人生的玄妙）。再者，大卫处理危机的方式是不断地追求上帝，把上帝视为避难所，因此他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46：1）相较之下，贺兰德的诗意要来得隐晦多了，因为字面缺乏直接说明的意涵。而这种写法也正是象征主义诗人所采用的“言外意”之修辞策略，为了让读者在阅读经验中得以驰骋想象力。

作为一个新诗的读者，我认为贺兰德描写了诗人本身面对年老及死亡的危机——至少有两篇书评特别讨论到这一点。然而，他是如何对付内心的危机呢？我觉得他的安慰也是来自宇宙的主宰——上帝，只是他不明说，要读者自己去领会诗人心境的玄妙之处。因此他镂刻出一幅“客观”的图景，描写他如何“安静坐在浪涛汹涌的海边”，如何像海一般，聆听“那雷声打在静谧的海岸上”。他之所以能面临心灵危机而保持安静，必有内在的原因——就如林柏女士（Anne Morrow Lindbergh）在她的名著《海给的礼物》（*Gift From The Sea*）

墨西哥诗人帕斯与耶鲁的一段因缘

我一向是墨西哥诗人奥塔维欧·帕斯（Octavio Paz）的忠实读者，尤其对他那重视文字感觉性与政治意识之细致的描绘衷心感到佩服。在美国，大家公认帕斯先生是拉丁美洲的第一大诗人，早在 50 多年前就有新方向出版社发行他的诗歌英译本。几十年来，帕斯一直是美国读者心目中的偶像。我自己则不但佩服他的诗歌写作天才，尤其更欣赏他的学问及锐利的批评精神。我认为 20 世纪的欧美诗人中，除了艾略特以外，只有帕斯一人兼具如此优秀之诗才与卓越的批评精神——他以为一个诗人也必须是社会批评家。因此他除了不断创作抒情诗以外，也不断勤读各国之历史文学作品。在欧美文坛上，帕斯是一位杰出的“文化大使”。他虽然是墨西哥人，却不把自己局限于墨西哥的文学领域中。我自己就经常在《纽约书评》及《伦敦时报》的文学增刊读到他的书评。帕斯学问广博，最擅长把世界各国文学的相通点深入特写，使人读过他的评论就无形中增长了许多文学领悟力。近两年来我尤其对帕斯的文学评论大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那有关苏华纳（Sor Juana）的巨著于 1988 年被译成英文，由著名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一出，立刻成为学术界的畅销书籍。苏华纳是 17 世纪闻名拉丁美洲的一位女诗人，无论在她的诗歌或生命体验中，都令人对她另眼看待。我曾开一门“中国明清女诗人”的课，就采用帕斯的书，拿它来做文学比较的资料之一。后来在撰写《明末诗人陈子龙》一书时，也多次引用帕斯的论点（尤其在写有关女诗人“柳如是”一章之时）。



耶鲁教授罗伯托·龚查列斯-阿希瓦立亚
(Roberto González Echevarría) 是研究帕斯的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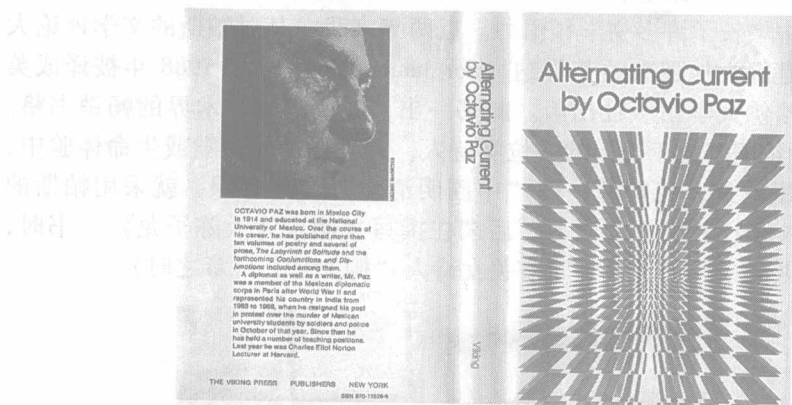
1990年10月初,我听说本校 Timothy Dwight 学院院长(即艺术史教授汤姆生)邀请帕斯来耶鲁朗诵诗歌,日期定于10月10日晚间。这消息使我大为兴奋,心想若有机会认识这位诗人兼评论家,该有多好。正巧10月10日当天下午艺术史教授玛丽·米勒打电话来,说诗歌朗诵会以前将有一个小型的宴会,是专请研究拉丁美洲文化的诸位同事与帕斯见面而设的。因临时有一位客人不能参加,她希望我能顶个位置。我自然是欣然接受了。

10月10日晚间5时30分,我终于见到了诗人帕斯。没料到76岁的“老人”仍是眉发浓密,倒像个60岁出头的人。一见面就问我最最近读什么书,写什么书,喜欢哪一国的诗歌。还问我中国传统女诗人中,除了李清照之外,还有什么优秀的作家。我告诉他,目前自己正在研究明清女诗人,仅清代,就有3000余家女诗人,可谓蔚然大观。帕斯眼睛一亮,冲口而出:

“这些女诗人中有多少个女道士?”

“是有不少女道士,只是她们当初是‘妓女’,后来才转而变成女道士的……”我一本正经地答道。

“是吗?真有意思。我看中国女诗人真是特别。请介绍几本书给我看看……”诗人谦虚地说。



诗人帕斯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化大使”,
《交替更迭的洪流》(*Alternating Current*)是他的成名作。

我告诉帕斯,中国女道士与西班牙女诗人苏华纳极有相似之处——她们都希望解除女性传统的羁绊,都是既有才识又富创见之妇人。在文学史上,她们的贡献很大。她们主要在争取心灵中的自由空间,她们的诗歌就是一段“心史”。帕斯立刻答道:“其实任何一个诗人都在争取心灵的空间及自由。”

他这一句话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帕斯从前所写的一首诗,其中咏诗人爱诗的情怀:

在瞬间的“见”与“言”之间，
“言”与“静”之间，
“静”与“梦”之间，
“梦”与“忘”之间——永远是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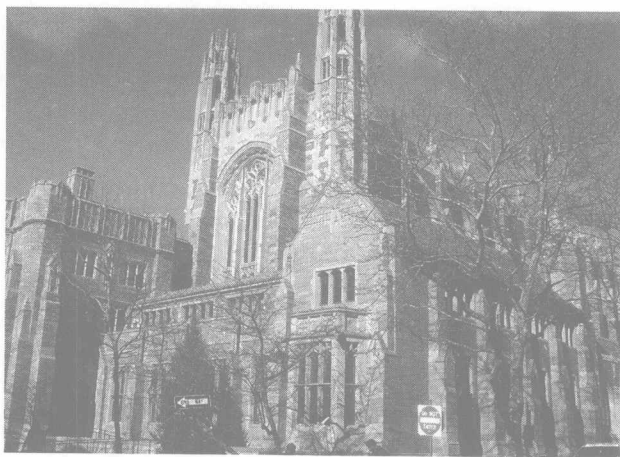
（按：此诗作于1976年）

也使我联想到中国当代诗人郑愁予的诗中意境：

从此时间才真的有了意义
从水之湄开始每个字都有了意义
没有什么再能取代那最初的真与手
灯船之后与传说之美
如今我们看见一个卸却乔装的诗人献
出了至善的头颅。

（见《燕人行》，页36）

我告诉帕斯，说诗人郑愁予的诗境与他的极为相近。二者之诗均极富抒情性，且又含有冷静的理性。二者均喜欢在语言上创新，但又不舍弃古典之美。此外，二者均广受女性读者的欢迎。



校园一角。

不知不觉谈话间，时间过得很快。帕斯接着在耶鲁艺术馆公开朗诵诗歌（听众拥挤，颇近千人），当晚即回纽约市宾馆休息。没料到，次日清晨诗人突然被电话吵醒，原来是瑞典来的电话，恭喜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使他不敢相信。在记者座谈会上，帕斯说道：

这消息使我感到十二万分的意外。这文学奖给我一个新的挑战